

郭慶藩先生輯

莊子集釋

帰葉山房石印



莊子集序

郭君子灝為莊子集釋成以授先謙讀之而其年適有東夷之亂作而歎曰莊子真有不得已於中乎夫其遭世否塞極之末由神彷徨乎鴻濛驗小大之無垠究天地之終始懼然而為是言也騶衍曰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赤縣神州外自有九州裨海環之大瀛海環其外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趙之南是也而莊子稱之亦言儻與忽鑿混沌死其說若豫睹將來而推厥終極亦異人矣哉子貢為犁水之槔而漢陰丈人笑之今之機械機事倍於槔者相萬也使莊子見之奈何蠻觸氏爭地於蝸角伏戶數萬遂北旬日今之蠻觸氏不知其幾也而莊子奈何是故以黃帝為君而有蚩尤以堯為君而有叢枝宗膾骨教黃帝堯非好事也然而欲虛其國刑其人其不能以虛靜治決矣彼莊子者求其術而不得將遂獨立於寥闊之野以享全其身而樂其生焉足及天下且其書嘗暴著於後矣晉演為元學無解於胡鵠之氣唐草為真經無抉於安史之禍徒以藥世主淫侈澹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而其文又絕奇郭君愛既之不已因有集釋之作附之以文益之以博使莊子見之得毋曰此猶吾之糟粕乎雖然無迹美以測履無糟粕奚以觀於古美矣郭君於是書為副墨之子將羣天下為洛誦之孫已

夫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冬十二月長沙愚弟王先謙謹撰



莊子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遺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徹旨雅泰然這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峴嶧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半遂緣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莊子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為之恬淡明獨化之窅冥鉗撻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襄周之末歎蒼生之業渾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惣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為義古者殺青為簡以韋為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者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為三釋所言三者第一顧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為累遠見無為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遠故遙然靡所不為以斯

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无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天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賞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衡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羣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首二字為題既無別義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為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輒為疏解總三十卷雖復詞情疏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音耳



# 帰葉山房新印書籍錄

國朝文錄  
韓昌黎全集

古今詩選  
劉崇學鴻詞

彭美門全集  
劉一麟詩選

王臨川全集  
蘇公三魚堂全集

帶經堂詩話  
王漁洋詩問

吳梅村詩話  
陸放翁詩鈔

清初六家詩鈔  
陳龍川文集

荅柯文編  
張船山詩鈔

趙頤北詩鈔  
楊鐵崖三種

李空同詩集  
張江陵集

元遺山詩集箋註  
宋六十一家詞選

明宮詞  
張惠言詞選

精本絕妙好詞箋  
大字絕妙好詞箋

韓昌黎全集  
古今詩選

十八册	十九册	二十册	十一册	十二册	十三册	十四册	十五册	十六册	十七册	十八册	十九册	二十册	二十一册	二十二册	二十三册	二十四册	二十五册	二十六册	二十七册	二十八册	二十九册	三十册	三十一册	三十二册	三十三册	三十四册	三十五册	三十六册	三十七册	三十八册	三十九册	四十册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二元													

宋六十一家詞選 大字絕妙好詞箋	明宮詞 張惠言詞選	宋六十一家詞選 大字絕妙好詞箋	歷朝名媛詩詞 十國宮詞	歷朝名媛詩詞 十國宮詞	韓非子 商君書	淮南子	老子道德經 揚子法言	老子道德經 揚子法言	荀子集解 墨子閒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册																																					
洋一角																																					

市中內門蘭州蘇  
大街外門西江松  
街衣彩市南北海  
街盤棋市北海上  
街棋棋市上海上  
坊開設



闕夫小大音之場直良事稱尺證各當丁浪其分符反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疏

溟猶海也取其溟溟無涯故為之溟東

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故明物性自然故標為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為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天處豈獨北溟而已

北冥本亦作溟龜鯤反北海也嵇康云取其溟溟無涯也梁簡文帝云窅冥無極故謂之

北冥冥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丈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

三十一大乘入揚伽經卷二引司馬云溟謂鯤徐音昆李侯溫反大魚名通佳譜云鯤富

南北極也去日月遠故以溟為名也釋文闕鯤為鯨簡文同慶藩案方以智曰鯤本小魚之名莊子用為大魚之名其說是也爾雅釋魚鯤魚子凡魚之子名鯤魯語魚禁鯤鯫

韋昭注鯤魚子也張衡東京賦操鯤鯫薛綜注鯤魚子也說文魚鯤篆段玉裁曰魚子未生者曰鯤鯫即卵字許慎作廿讀如昆禮內則濡魚卯醫鄭諸卯若鯤凡

未出卵已出者曰子鯤即魚卯故叔重以廿字包之莊子謂絕魚為鯤此則齊

物之寓言所謂汪洋自恣以適己者也釋文引李頤其幾居豈反化而為鳥其名為鵬

云鯤大魚名也崔譏簡文並云鯤當為鯨皆失之

略之耳疏夫四序風馳三光雷卷以負山岳而捨故揚

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

字非宋儀之風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朋

為朋黨字宋林云鵬朋黨也為風字盧文弨曰以朋舊作以鵬今案文義政正慶藩案廣川書跋寶蘇鍾銘通雅四十五並引司馬云鵬者風也釋文闕夫莊音符發句性分下皆同達觀反宜要一追鵬

魚論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示修短叵測放下文云未有知其背

游者也故怒翅翼奮迅毛衣既欲搏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

背負青天齋翥翔凌摩霄漢垂陰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

垂天旁崔云垂猶邊也是鶩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非冥海不足以運

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宣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

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屑心於其閒哉

運轉也是歲序也即此鶩鳥其形重大

不然非樂然也且形既遷革情亦隨變昔日為魚

淫泳北海今時作鳥騰翥南溟雖復昇

沈性殊逍遙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為鳥自此徂

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為道之遷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

釋文海運司馬云運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曰海運簡文云運徙也慶藩集玉篇運

運行也渾天儀云天運如車轂謂天之行不息也此運字亦當訓行莊子言鶩之

運行不息於海則將徙天池而休息矣說苑輒蹠注作行乍下文引齊諧六

月息之言可證郭氏謂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釋文引司馬向秀之說皆失之

反下昌黎反本又作措盧文弨曰案說文屑厲石

皆同大處下同何屑也措置也俗多通用今莊子注作措與說文合齊諧者志怪者也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注夫翼大則難舉故搏

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

然非樂然也

注姓齊名諧人姓名也亦言書名也齊國有此種諧之書也誌記也擊打也

所說不虛大鵬既將適南溟不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兩翅動蕩三千踉蹌而行方能離

水然後縱戾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動而上塗經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志滿方言憩

止適足而已

注齊諧戶皆反司馬及崔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

俞樾曰接下志怪志記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也怪水擊也怪云將飛舉翼擊水蹠搏也蹠端反司馬云搏飛而上也一音博崔云拊翼搏也蹠也蹠音亮蹠音七亮反搏而上也盧文弨曰當云本一作搏者博陸氏辨於致工記之搏植亦云剝音博不分別字體非馬云擊猶動也釋文闕又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司馬云搏闕也扶搖上行風也圓底而上行者若扶搖也范彥龍古意贈王中書詩注引司馬曰搏闕也圓底而上若扶搖也舉也張景陽七命注御覽九及九百二十七初學記一並引司馬曰扶搖上行風也諸書所引卒氣搏如湧注搏專也集韻搏擅也撫亦有又曰聚也搏扶搖而上言專聚風力而高未得搏字之義扶搖徐音遙風名也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飄飄而未得搏字之義扶搖徐音遙風從下上也盧文弨曰下上倒今據爾雅注改正而上時掌反自勝者升喜缺反色主反非樂音嶽又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上註同自勝者升喜缺反色主反非樂音嶽又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下同

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捨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閒矣其於適性一也

客世父曰去以六月息猶言乘長風也與下時則

捨榆枋方野馬也

夫大鳥

之以息相吹也

此皆鵬之所馮以飛者耳野馬者游氣也

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

牧外曰野此言青春之

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也揚子雲曰塵塵之細者曰埃天地之微

閒生物氣息更相吹動以舉於鵬者也夫四生雜沓萬物參差形性不同苟待宜異故鵬

故垂天之翼託風氣以逍遙蜩張決起之翅捨榆枋而自得斯皆率性而

不至而控於地對文莊文多不能專於字句求之

捨榆枋反

方野馬也

塵埃

音袁崔云

天地間氣

相吹

如字崔本作吹

慶藩案吹

吹累動而升也荀子仲尼篇可吹而鳴也本書在宥篇從容無為而萬物吹累馬注並云吹與吹同又案

言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蓋喻鵬之純任自然既言鵬之氣與息各適其性又申

郭氏謂鵬之所馮以飛者疑誤

成所馮皮冰反本亦作過

盧

天之蒼蒼真正色邪

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注

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

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

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

疏

仰視圓穹甚為迢遞碧空高遠算數無窮蒼蒼茫昧豈

仰觀人既不辨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近

疏

天正色然鵬處中天人居下地而鵬之俯視不異人之

自勝取足適至南溟鵬之圖度止在於是矣

疏

釋文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

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疏

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

天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清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

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疏且者假借是聊略之辭夫者開發在語之端續積聚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坳污陷也謂

葉為舟則浮汎靡滯若還用杯為舟理必不可何者水淺舟大則黏耗不行故也是以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待洪流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適

芳服崖本坳堂於交反又烏了反李又伊九反崖云堂道謂之芥吉邁反徐古邁反一

也則膠徐李古孝反一音如字崖稱事尺證反其濟子細反本入之生本亦作至當丁浪

皆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莫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疏

此合喻也夫水不深則大舟不可載浮

風不崇高大翼無由凌霄漢以小鳥半朝決起捨榆之上大鵬九萬輒風鼓扇其下也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

後乃今將圖南注天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闊不通故耳

此大鵬之道遙也

培重也天折也闊塞也初賴扶搖故能昇翥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

塞之禍於何而至良由資持合宜

自致得所逍遙南海不亦宜乎

培重也天折也闊塞也初賴扶搖故能昇翥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

三作風絕句慶藩案王念孫曰培之言馮也馮乘也覩周官馬風在鵬下故言負鵬

一非風風上故言馮必九萬里而後在風之上在風之上而後能馮風故曰而今培

風若訓培為重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馮與培聲相近故義亦相通漢書周禮傳更封繫

為刺城侯顏師古曰崩呂枕音音而楚漢春秋作馬城侯陪馮聲相近是其證也西字結

焉倍作崩官職辭也謂崩而楚漢春秋作馬城侯陪馮聲相近是其證也西字結

大翼之力助其高飛也陸氏訓重未明當從王氏為允

折翼徐於葛反一音謁司馬云止也李云塞也慶藩案文選劉孝標辨命論

也關注引司馬云夫折翼止也言無有夭止使不通者也視釋文所引為詳

背負青天一讀以背天於未反

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

資風水以高飛故喚彼形大而劬勞欣我質小而逸豫且騰躍不過數仞突榆枋而栖集

時困不到前林投地息而更起逍遙適性樂在其中何須時經六月達九萬跋涉辛苦

一也亦蜩蟬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鶗鷴鳩鵠也即今之班鳩是也決卒疾之貌

資風水以高飛故喚彼形大而劬勞欣我質小而逸豫且騰躍不過數仞突榆枋而栖集

其羽是也

慶藩案俞樾曰釋文曰學本或作鶩音預據文選江文通雜體詩鶩斯萬下拂

## 釋文

蜩馬云蟬學鳩如字一音於角反本又作鶩音同本或

雕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李云鶩鵠也毛詩草木疏云鶩鳩班鳩也簡文云月令云鳴鳩一名骨

斯萬下拂

飛李善注即以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云鷺鳩小鳥毛萇詩傳曰鷺斯鷺居鷺鳥也音豫然則李氏所據本固作鷺不作學也今釋文學亦或作鷺說文鷺鷺山鷺知來事鳥或作疊爾雅釋鳥爲鷺山鷺作學者蓋鷺決向徐喜缺反李呼槍七良反司馬李云猶集也崔云著也支遁云槍突也此經後人竊証此文則字榆徐音踰方李云榰木也崔云本也或曰木名字榆文殆曰今本作崔云木也與下複條字誤控告貢反司馬云即承上文而言也文選注引此正作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爲適莽蒼者三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注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疏適往也莽蒼郊野之色遙望之不甚分明也果然飽貌也往於郊野來去於千里之逕路既迢遙聚積三月之糧方充往來之食故郭註注云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者也疏莽莫浪反或蒼入湯反司馬云莽蒼近郊之色也李云近野也支遁云冢閒也崔云草野之色三飮七丹果如字又苦火反春東容糧音之二蟲又何知注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爲也此逍遙之大意疏郭注云二蟲鵬蜩也對大於小萬小鳥決起榆枋雖復遠近不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遠近各取足而自勝天機自張不知所以既無意於高卑豈有情於優劣道遙之致其在茲乎而呼鵬爲蟲者大戴禮云東方鱗蟲三百六十應龍爲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其長西方毛蟲三百六十麒麟爲其長北方甲蟲三百六十靈龜爲其長中央裸蟲三百六十聖人爲其長通而謂蜩鳩至小不足以知鵬之大也郭注云二蟲謂鵬蜩之笑而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

大年

注

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跂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

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冥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半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鷩罕官

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半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

道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而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或長故舉朝菌冥靈罕官榮子皆如年知宣企尚之所及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强相希致也而智則有明有暗年則或短反後累物劣偽反裏而妄何也然如此也此何以知年知不相同累物下皆同裏以知其然也而及若此之縣解耶假設其間以至後答朝

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疏

此答前問也朝菌者謂天時滯雨於冀淮之上數蒸而生

朝菌月終謂之晦月旦謂之朔假令逢陰數日便萎終不涉三旬故不知晦朔也蟪蛄夏

蟬也生於麥梗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菌則朝生暮死蟬則夏長秋徂言齡命短促故

文

朝菌徐其隱反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冀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斯謂之小年也

及晦支遁云一名舜英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簡文云故生之芝也故音況物反文昭曰案菌芝類故字從艸遍潘尼以本槿當之說殊誤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八十四集古今佛道論斷卷三引司馬云朝菌大芝也江東呼為王菌一曰道廚又御覽九百九十八引司馬云朝菌大芝也天陰時生冀上見陽則萎故不知其終始與釋文所引小異又案王引之曰案淮南道應篇引此朝菌作朝秀據莊子北山之篇謂之朝秀今據高注曰朝秀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蝶一名通郭鐵師文據

此則朝秀與惠姑皆蟲名也。朝菌朝秀語之轉耳，非謂芝菌亦非謂木槿也。上文云之二蟲又何知？謂蜩與學鳩此云不知晦朔亦必謂朝菌之蟲蟲者微有知之物故以知不知說是也。廣雅正作朝鶗，以其為蟲故字從虫耳。晦朔日之蚤，莫言不若。以一月之終始言及朝生者不及暮，然固知朝安暮生者不本亦作蠻同。盧文弨曰：姑音姑，司馬云惠蠻，端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云：蛬，端也。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秋。廣雅云：德，站，蛬也。案即楚辭所云寒螿者也。蛬音提，鶗音勞，又音遼。蛬音形，螢音將。慶藩案御覽九百四十九引司馬云：惠姑亦名蛬。端春生夏死，生秋死故不知歲有春秋也。與釋文所引小異。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

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冥靈大椿並木名也。以葉生為

南以三千歲為一年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八千歲而葉落，並以春秋賒永，故謂之大年也。

冥本或作靈。李頤云：冥靈木名也。江南生以葉生為春，葉落為秋。此木以二千歲為一年，冥樞同。

盧文弨曰：案說文云：以五百歲為春，以五百歲為秋。言春秋則包乎冬夏矣。則當云以千歲為一年，下大椿亦當云此木萬六千歲為一年。不當云三萬二千歲。

慶藩案：齊民要術，靈作冷。引司馬云：木生江南，千歲為一年。釋文漏引。

大椿倫反。司馬云：木一名櫛櫛，木槿也。崔音稱華。同李云：生江南。一云：生北戶南。此木三萬二千歲為一年。慶藩案：齊民要術引司馬云：木槿也。以萬六千歲為一年。一名蕊椿。與釋文所引而彭祖乃今以久持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左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眾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美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妄者，未之有也。